

一千零一种离别与相逢之

那些美好的角落

■何 芬

包包突然生出一个怪念头,他想去见他以前的女朋友们。像以前遛弯一样,走以前那样的线路,但这次,不再半路转回、避而不见。

穿什么去见她们呢?包包看着镜子里的自己,昨天他已经过了50岁生日,镜中已不是当年那个胆小拘谨的少年,也找不到中年勃发的痕迹,转而变换成了一张冷静而挑剔的脸。胡须是仔细清理过的,衬衣是带领扣的,就像一个上了年纪的大学预科生。他很满意地看了看镜子中的自己,在衣帽间里找了件轻便西装套上。

包包像往常一样,走出家门。在楼下一家店名为“秘密”的丝织品手工艺老字号门口,他停下看了看,不出所料,店里面还在做清洁,没看见有什么人。

于是,他沿着街心公园的通透栏杆一路走下去。那些黄的橘的杏的棕的红的树,那些在草地上一步一步走向父母的孩子,慢慢地在湖周绕了一圈又一圈的恋人、老人们,那些“砰”地踢到你面前的球、“啪”地掉进你怀里的松鼠手里的果子……这每日在街心公园上演的情境,仿佛有着固定的时序。他,包包,此时要参与进去,一直走到公园的东角,才返回,或者在那呆上一整天?

包包在犹豫,如果沿着这公园通透栏杆一直走下去,就能走进那一天的时序里。包包就能在街心公园的北门,看到那个穿着奶油杏衬衣、草莓红裙子的17岁女孩子吗?“舒颜!”包包心急地跑向那个女孩的幻影,却不料被一个五六岁的小囡绊住了脚。包包急忙站稳,两手扶住孩子。“妈妈……呜呜呜……妈妈”,小囡仰头看了看包包陌生的脸,随即抱着包包的小腿,哭着叫着妈妈。之前走过包包身边一个女人拿着手机跑回来,一边抱起小囡一边不住地向包包抱歉道:“啊呀,对不起了爷爷啊,小丫的妈妈在这里啊。”

“对不起了……爷爷……”包包咀嚼着这句话,回过神来,想起有舒颜这回事,这都是三十几年前的事情了。

他向北门内的那棵大树望去,大树旁的那石桌石凳因这上了年纪的大树庇护,没有被人们废弃,已被人们磨蹭出岁月光滑的包浆。那年,17岁的舒颜在这里等着16岁的包包。这个街心公园的小小一角,红色裙子在翠枝苍劲的大树下飘来飘去。舒颜先是欢喜,再是沉静,最后是望眼欲穿的样子。包包躲在北门,透过通透的栏杆早已看见。可是,包包还是不能走到舒颜面前去,他想对舒颜说的话还没说出口,就变成了在另一个女孩那里脱口而出的练习。

包包将没能与舒颜一起做的事情,都与三三一起实现了。三三是家里的老幺,有着一一种不想事的快乐。她粗线条,看不出包包心里还藏着一个人。三三和包包都是工厂大院子弟,都是顶父母的职,在车间也是一个师傅。师傅一句“肥水不流外人田”的玩笑,让三三红了脸。

三三开始给包包带午饭,也不避人,拉着包包就往车间尽头的办公室跑。办公室低矮昏暗,就靠天花板上一根花线吊着的灯泡照明,就像一个地下的洞穴,其实是一个隔层改建的。每次看到三三哼着歌从提包里拿出荤素搭配得五颜六色的饭菜,包包就觉得三三身后洋溢着一股温暖的力量。包包是孤儿,是外公外婆带大的。外公外婆过世后,他一个人过。回家了,有热菜热饭,有老人帮忙操持,这是包包许久没有的生活了。包包吃着三三准备的饭,不时抬头看看三三,三三也睁大眼睛借着灯光仔细瞅着包包白净的书生脸。俩人看着看着,就看出了感情。俩人婚后的生活,也是包包一直想要的。回家有热菜热饭,有老人帮忙操持,可惜就是还没有孩子。可这样的好日子没多久,包包和三三他们这帮第一批合同制工人,成为企业三角债问题爆发的牺牲品。晚下岗,不如早下岗,包包和三三做起了小生意。

走完长长的街心公园通透栏杆,就到了人流熙攘的正门大街。包包和三三当年就是在正门大街开起了这个城市里第一家炸鸡餐车。生意火爆啊。又是新鲜事物。烫着卷发、包着格子头巾、大眼红唇的三三,成为炸鸡餐车的招牌。包包的灵感来自周润发和钟楚红演的《秋天里的童话》,他的目标是做炸鸡做到拥有自己的第一家餐馆,也要像周润发一样把餐馆开到海边。

正门大街靠近外滩的这家名叫“寓言”的西餐馆,现在还是属于包包的。包包和三三在俩人30岁的时候租下了这家店面,按照美式的风格做了装修,又一次引领了这个城市的潮流。

今天,包包难得地巡视了自己的店面,店长急忙亲自出来开门端水。以前,包包路过这里一般不进去,今天,他却要找到那个熟悉的角落坐下。

30年前,想对舒颜想说的话,包包在这三十几年里跟不同的女人练习过。

包包的生意总是与女人有关。认识红嫣,他买下一家花艺场,取名“颜色”,那家花艺场就在街心花园的东角;遇到天马行空的珂儿,他开了“时光游乐场”,与街心花园接壤;遇到善女红的子双,他接手了一家丝织品手工艺老字号,招牌上写着店名“秘密”,就在他住处楼下。

餐厅里唯一一对对坐放置的沙发,店长知道,这是包总的偏爱。

包包今天坐在这里,想起自己还有一句话,从17岁开始藏了几十年,至今还没说出口。过了50岁生日才想起来,有这么一句话,想对一个人说。

上一次,店长看到包包坐在这里,还是他和前妻三三签订财产分割协议时。俩人所有的产业,以及围绕这些产业所产生的纠葛,俩人都在这里做了清算。俩人压得很低的争执声,在餐厅的《月光奏鸣曲》背景音乐中若有若无。

“这家花艺场你要吗?”三三翻出花店的产权证。

“给你,都给你。”包包解释道,企图安抚三三。

“我一接手,就把她裁掉。”三三赌气地回应道。

“不,三三。你听我说,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。仅仅是她触动了我的灵感……仅此而已。”包包说完,再一次鼓足勇气看了一眼愤怒的三三。

“这个,这个,还有那个,你要我如何处理?”三三举着的三个产权证哗啦啦啦啦地响。

“游乐场珂儿只占了股份,那块地迟早要拆迁,珂儿比你我都精明。”“至于那家老字号,子双她店长做得很好,你觉得你有必要再拆分一个新店吗?”“明姐这份事业,麻烦你帮她守着。她……我很久没跟她直接联系了。”

包包一一解释着,但不久觉得很荒谬,男人离开家需要总是解释自己要去哪里吗?他不由再次看了看对面这些年保养姣好,但颜色略旧的那张脸。

十点钟的阳光开始照射到沙发上,不对,包包转念一想,才过了50岁生日的他,下了楼,走过街心公园,走过正门大街,走到外滩来,就是为了坐到这个沙发重温自己离婚的一幕吗?包包示意店长去忙,他要在这个沙发上等待一个人出现。

包包望向窗外的外滩,三三两两的路人们,清晰可见面部表情。按照他和明姐五年前分手时的约定,如果出太阳,她会到外滩散步。心情好时穿白裙子,心情不好时穿红裙子。如果想见她,就自己叫住她。如果还不能面对她,就让她从“寓言”西餐厅的窗前走过。

今天可以看见明姐吗?那句对17岁的舒颜没有说出的话,包包藏了三十几年,过了50岁生日才想起。

包包记得这五年,他只有不到十次想坐到这个位置来想要看见明姐。累了倦了时,喝酒喝醉了时,心里莫名空虚时。记得有次被三三闹得心慌,他一脚油门冲到外滩,在细雨中走着走着,走到自己西餐馆门口。可才上几步台阶,就坐在台阶上冷静了下来。他不能在西餐厅一直坐下去,因为他其他店里的抽了资金,还要他想办法周转。那次,包包盘底时知道,他和明姐一起开的那家家居店,资金快周转不上了。明姐丈夫出了事,不仅蹲了牢房,还要付高额的赔偿金。明姐打电话跟他商量着要把股份转给他,他没同意,马上就其他店里盘出一笔流动资金。三三为了这个,闹得亲朋好友皆知,说他旧情复旧情,他们俩的夫妻情分已是补丁连补丁。

这五年来,包包只有一次看见过明姐。远远地,明姐的红裙子就飘过来,包包的心上也飘过一层忧郁。那时,已经是明姐丈夫出事后很久很久了。

今天,过了50岁生日的包包,想在这里再一次看见明姐,想把没能对17岁的舒颜说过的话,对着51岁的明姐说出来。

包包低着头,任泪水划过他坚硬的脸颊,在心里一遍一遍地练习:

“明舒颜,有的话,我们回家说”

“明舒颜,有的话,我们回家说”

“舒颜,有的话……等我们回家再说”……

西餐厅内,包包望着突然空无一人的外滩,哭得像个孩子。

桂枝香·重登泰山随感

■倪南林

东岳高峰,望大江东去,神州重镇。千仞青山壁立,百业兴盛。流光溢彩不夜天,歌声彻,孔老惊震。孔府新颜,江山锦绣,繁华无更。

中国梦,奋发更生。一万年太久,又争长征。千古凭高,临风把酒浮沉。二十四史如流水,还记得,秦汉雄风。今定胜昔,大海星辰,再取龙城。

诗两首

■谢厚新

感怀云冰山

南国名山云冰奇,一脉勾连湘粤情;
仙雾漫漫腾玉宫,瑞气层层锁青岭;
溪谷盘旋野兔乐,竹林摇曳飞鸟惊;
风吹野花香愈浓,露滴甘泉水更清;
醉饮清幽不知归,但学庄子逍遥行。

上甘棠村游记

千年古村上甘棠,满目俊秀映都庞;
小儿追蝶沐清露,老翁牧牛戴夕阳;
摩崖刻文喻子弟,石路留痕连桂湘;
文昌阁里藏锦绣,步瀛桥头颂华章;
绿水绕甸鸭嬉游,青山环园鹭欢翔;
石落官出兴隆地,历尽沧桑更风光。

马厂长和他的“寻伞启事”

(小小说)

■沉 默

那一年的四月天,绵绵阴雨笼罩在偏僻乡村的小型机械厂上空。

机械厂的马厂长是个五十多岁的矮胖男人,一双小眼睛长在肥头大耳的脸上,显得很不相称。那天,马厂长急于出去办事,可小车司机又不在家,他只好决定步行。

下雨需要打伞。多年前爹妈曾送给马厂长一把“伞”,几年前一位上级领导又发给他一把崭新的自动伞。他在家一找,这把自动伞没有被家人撑走,打开按钮一试,伞面自动撑开,还真灵活。马厂长很高兴,哼着小调行走在乡间的马路上。

走过一处亭子时,看见有几个老人在闲聊,说是中央要大力反腐了,腐败分子的好日子恐怕到头了,但他们眼睛都好像落在他的身上。听了这话,他心里不由一惊,顿时只觉是天昏地暗。突然,马厂长脚一滑摔到在地,手一松自动伞就飞走了。他来不及追,只好闭起眼睛任凭风雨摆布。

不多久,躺在马路边小沟里的马厂长被人救起,送往医院。通过检查,马厂长身体并未受到任何损伤,医生说只不过受到惊吓,造成昏厥,只需静养一段时间就可以恢复。

过去,马厂长并没有特别在意那把伞,可是一旦丢失又总念念不忘,好像猴子捏块姜,吃了辣人,丢了可惜。这可是一把上级领导发的自动伞呀。于是,马厂长便决定吩咐周秘书去写寻伞启事。

马厂长在这厂里一向是说一不二,唯我独尊的,他的绝招是喜欢带一帮不学无术的人做部下,以享受这种威风八面的感觉。其他不说,单说他选聘秘书,就很有点心机。马厂长聘用过很多秘书,通过应聘和试用后,不是嫌人家才智过高,就是嫌人家直言不讳。最后聘用的周秘书,是个脑子灵活、处世圆滑,应变能力很强的人,办事很合马厂长的心意,于是在马厂长手下干了多年。

但周秘书读书少,肚子里也没什么墨水。鬼使神差,不知为什么,周秘书竟然把“寻伞启事”给写成了“寻命启事”。人们看到后,都在交头接耳,说是马厂长和周秘书共同创造了一句新词。

大千世界,无奇不有。丢伞也并非什么稀奇古怪,天方夜谭的事,只不过是生活中的日常小事。其实,为了一点绳头小利,丢命的人也有不少呢。读者如果硬要追根溯源,怀疑是否有其人其事,倒是大可不必再去折腾。